

## 方以智之畫論

饒宗頤

桐城方以智密之（1611—1671），爲僧後，幾無常名，以「無可」一號爲最著。早歲以文學名。陳子龍《集》稱其「移居金陵，有詩數百篇，名曰《流寓草》，皆憂愀感慨之作。」若其擬《騷》之文，時人更樂稱道之。貴池劉城（伯宗）《嶧桐文集》特爲其《九將》題辭；復有踵武之者，王船山之作《九昭》是也。龔鼎孳《懷密之》二律有云：「掉臂天風萬里游，奇懷跌宕俯滄洲。單衣短劍讐人贈，大壑雄峯倦眼收。」（《定山堂詩集》）密之嶽奇磊落之胸懷，於茲可見。朱彝尊《明詩綜》卷六九選其詩二十首。又於《靜志居詩話》一九錄其《哀哉行》。稱其「紛綸五經，融會百氏，插三萬軸于架上，羅四七宿於胸中，早推許郭之人倫，晚結宗雷之淨社。卓然名家。」推許備至。密之《述懷》二百韻五言排律，施閏章嘆爲奇觀，如讀《三都賦》。（《螻齋詩話》）惜《明詩綜》及《明詩紀事》俱未載錄。

密之著述等身，尤以《通雅》五十二卷著聞於世，論者或比之百科全書派之大學者。半世紀以來，密之之學術，攻治者日眾。自《東西均》一書發見，更進而推究其哲學思想。其披薙後之生涯，向極隱晦。陳援庵既論《小腆紀傳》記其事佞公（指佞亭淨挺）爲覺浪之誤，復考定其卒年。（《釋氏疑年錄》，頁四三〇）畧著其行誼於《清初僧諍記》。余英時教授更詳稽其晚節，搜剔抉發，幾無遺蘊矣。密之事蹟，見於前人所論次者，若《明文海》有愚者大師《傳》，朝鮮人作《皇明遺民錄》（卷一），《清史稿》列於遺逸，李瑤《南疆釋史撫遺》廁之方外（卷一八無可《傳》），《小腆紀傳》取與熊開元（法名蘄庵）、林增志（稱讓庵和尚）并列（卷二四），蓋皆晚節遁入緇流者。所記大都片鱗隻爪，不若余書考證之詳覈。

抑密之本以畫名。周亮工《讀畫錄》云：「無可大師幼稟異慧，生名門，少年舉進士。自詩文詞曲聲歌書畫雙鉤填白五木六博，以及吹簫搥鼓俳優平話之伎，無不極其精妙。三十歲前備極繁華，甲乙後雍髮受具，耽嗜枯寂。粗衣糲食，惟意與所適，或詩或畫，偶一爲之。多作禪語，自喻而已。」其在畫史上之地位，久有定評，畫籍如姜紹書《無聲詩史》、馮金伯《國朝畫識》、秦祖永《桐陰論畫》均爲立傳。（備錄於《中國畫家人名大辭典》）日本大村西崖《支那繪畫史》云：「明末清初之交，又有周之冕、惲向、道濟、方大猷、方以智……笄重光等，各以一家成南宗之山水。」（張一鈞譯本）陳師曾於所著《中國繪畫史》襲其說，亦有相同之論調，廁密之於南宗畫家之列。

密之畫跡，流傳不多。向於利榮森先生北山堂見一幀，疏簡韶秀。上題識云：「未發居士屬拈樹石，草草成此，聊以發未發之笑。無可書。」（附圖一）何耀光先生至樂樓藏立軸，題記云：「截斷紅塵石萬尋，衝開碧落松千尺。特地爲中峰拈出。拈箇什麼？可惜可惜！無可道人。」（附圖二）此類卽周櫟園所謂「禪語」者。是圖有康熙壬午（四十一年）族孫方苞題識，謂「此幅乃爲攝山中峯張白雲先生作者也。」蓋爲張怡所作。鄭德坤先生《木犀藏畫》有冊頁八，已載入“Painting as a Recreation in China”。其一題「山中無事，偶隨禿筆，不知其做何家也。因寄我爾寧道兄，藥地愚者智。」（附圖三、四）法國J. P. Dubose先生藏軸，上題：「戲擬天游生筆法，無可道人。」則效陸廣（附圖五），可見密之作畫，取途之多，不拘一格。Osvald Siren: *Chinese Painting*. Vol. VI, pl. 368 收密之一幀，題曰「皖桐方以智」，不署無可，似是未入空門前之作品。高居翰（James Cahill）先生 Ching Yuan Chai Collection 藏一幀，以金粟藏經紙，寫大癡筆法。上題「壬午夏爲求玉兄寫，方以智。」（附圖六）壬午爲天啓十五年，時密之年三十二歲，蓋早年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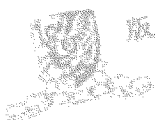
密之復有畫論，見於《浮山文集》前編卷七《嶺外稿》上，有畫跋若干。《浮山文集》海外惟中研院史語所有一晒藍本，他處不易見到。又《通雅》卷三二《器用》內，收有《畫概》一篇，向未爲人注意，值得介紹。茲將數篇錄出，畧爲考證，以供治畫史者之參考。

#### （一）畫概

畫、面、畫，一也。（沈讀畫爲壞，今讀爲話。畫讀爲或，皆一音之轉。面象四界，加聿爲畫。）《畫塵》謂世知封膜作畫，不知自舜妹嫫始，智謂自處義畫卦始矣。始于象形，妙于寫意。人物山水，翎毛花卉，其概也。南齊謝綏（赫）

曰：「畫有六法：一氣韻生動，二骨法用筆，三應物象形，四隨類賦彩，五經營位置，六傳移模寫」。唯陸探微、衛協備之。而唐馬朗言：晉明帝師王廙，衛協師曹不興。（智按張勃《吳錄》有曹丕興畫，蓋不丕古通。）張彥遠論顧愷之，緊勁超忽，意存筆先。陸探微精利潤媚，皆用一筆書法。張僧繇點曳斫拂，依筆陳圖。吳道玄搜筆法于張旭。則知書畫用筆同矣。不滯于手，不凝于心。疎、密二體，皆合造化。怪石崩灘，始于道子，成于李思訓。樹坡之狀，妙于韋偃，成于張通。而後論遂分南北二宗。北宗則李思訓父子，著色山，流爲宋之趙幹、趙伯駒、驪，以至馬遠、夏珪輩。南宗則王摩詰。始用渲淡，一變鈎斫之法，傳爲張璪、荆浩、關同、郭忠恕、董、巨、米家父子、元四大家（黃公望、吳仲圭、王濛、趙子昂；今稱倪瓚，而姑置趙故有旨）。茅一相曰：「人物牛馬，近不及古。山水花石，古不及近。」莫是龍曰，「有輪廓而無皴法，謂之無筆；皴而無輕重向背明晦，謂之無墨。」趙大年平遠，絕似王右丞，此派傳之雲林。米虎兒謂多見王維，刻畫不足學也，惟以雲山爲墨戲。張伯雨題倪迂畫云：「無畫史縱橫氣。」迂自題云：「此真得荆、關意，非王蒙輩所能夢見也。」初宗董源，晚年自變，漸老漸熟，不從北苑築基，豈易至哉！縱橫習氣，即黃子久未斷，幽淡天真，則胸次自別也。若集大成，未可一往。層巒疊嶂，如歌行長篇；遠山疎麓，如五七言絕。北苑派在雲間，孟頫派在金闔，彼此門戶，遂至相非。士夫天分文秀，正苦法力不足；畫家熟于匠法，所乏遠韻丰神。自非上根，幾能神悟。野狐藏醜，匿附南宗，以不學夸絕學，又可許乎？魏子一曰：画法，幹與埃耳。古人讀萬卷行萬里，乃有此奇俊拔俗之胸。山林溪石，雲氣變宕，日在天地間，吾自師之。而遍徵諸家，法與之俱化矣。唐人云：漫漫汗汗一筆耕，一艸一木棲神靈。畫中有物，物中有聲。大痴以畫爲樂，意到筆隨，拈花擊竹，又是一論。鄧椿曰：「其爲人也不文，雖有曉畫者寡矣。」山谷曰：「丘壑須胸次有之，筆墨那可得也。」

此文據日本立教館校鑄本《通雅》（新加坡大學圖書館藏西莊文庫舊物）鈔出，《通雅》自序題「辛巳夏日皖桐方以智密之」，與 Siren 藏畫之題「皖桐方以智」相合。辛巳即崇禎十四年，《通雅》乃於康熙時由姚文燮整理刊行，（詳卷端康熙丙午姚《序》）姚氏亦爲畫家，余嘗見其山水扇面於士林故宮博物院。此《畫概》一文曾經其寓目錄正。《畫概》文中要點，可列舉如下：



- (1) 從字義上論「畫」(動詞)「画」(界畫)「畫」(圖畫)三者爲一源，而定圖畫之「畫」字應作「畫」，爲由画字加聿爲「畫」(文中諸畫字皆如此寫法)。
- (2) 論書畫用筆相同。
- (3) 論畫中疎密二體，後來衍爲南北二宗。
- (4) 論集大成者未可一往，宜兼眾長。
- (5) 以詩喻畫，謂層巒疊嶂，如歌行長篇；遠山疏麓，如五七言絕。
- (6) 論北苑派在雲間，孟頫派在金閶，各負門戶之見。

以上若干見解，在明季畫論中應有其獨特重要性，不亞於董(其昌)、莫(是龍)之說，尚有待於抉發耳。

以下爲《嶺外彙》諸題跋：

## (二) 爲朱子暇太守畫

高房山以王容溪《如夢令》繪之爲圖，而倪雲林亦用其意贈王仲冕。今坐三萍，偶夢得之。聊倩雲山，以答青松紅葉之筆。隆武改元春。宓山方以智。

按文中三萍乃密之自造之船名。瞿式耜《忠宣集》有詩題云：「密之新製小舟自題《三萍詩》，可證。朱子暇即朱治憫字。《肇慶府志》一二《職官》，崇禎朝同知有朱治憫者，嘉興舉人。同書二二《事紀》引《通鑑輯覽》記順治三年十一月，桂王奔梧州時，以朱治憫爲兩廣總督。按治憫乃治憫之誤。太倉陳瑚輯《離憂集》，記海外畸人瞿共美(其族兄即瞿式耜)，知事不可爲，乃與學士方密之以智，總制朱子暇沼暭輩，放浪山水，往來兩粵間。(《峭帆樓叢書》本)按此稱朱子暇字沼暭，則爲「治憫」之訛。《明詩綜》卷六六錄朱治憫詩三首。《靜志居詩話》小傳云：「朱治憫字子暇，嘉興人。天啓辛酉舉人，選授肇慶通判。」不書其仕桂王時之官職。但云「子暇宣勞戎務，一星卒殞天南。生爲進表之劉琨，死作思歸之溫序。」則其人似抗節以歿。溫睿臨《南疆逸史》永明王紀年四及徐燾《小腆紀傳》永曆上記順治四年正月戊午肇慶爲清李成棟破後，朱治憫棄城走。而不知所在。《小腆紀傳》卷五七有朱治憫傳，謂其「選肇慶通判，歷同知。丙戌十月，永曆帝監國肇慶，治憫與推戴。上奔梧州，擢爲兩廣總督，守肇慶。(按《紀傳》永曆上繫於十二月丁酉)明年正月，王師自廣州乘勝兵下，治憫棄城走。終事不可詳。」云云。考瞿忠宣《集》卷七、卷八，多與朱子暇、方密之唱酬之作，茲舉其詩題如次：

《八月廿三日，端州郡伯朱子暇邀同林六長、方密之、徐巢友遊七星巖。密之以佳什見投，依韻奉次。》

《訪朱子暇於郡齋，適密之、巢友先在，遂留過午。即事賦贈五古。》自注：「飛雲樓在郡齋後。」

《和朱子暇南薰亭留別韻。》自注：「亭在虞山。」

《臘月廿五日，雨雪初霽，偕方密之、朱子暇、姚以式同遊靖邸梅亭。酒罷，復叨王宴，即席紀事。》

《（己丑）新正十日，招方密之、朱子暇、毛恭則、吳青聞、朱同生復遊虞山。薄暮魯孺發棹舟攜酒，焦瑞亭、吳鑑在繼至，泛月而歸。密之再用虞山原韻，枉投佳詠，特奉和以博一笑。》

瞿氏與朱治憫來往之詩止此，以後不復見。稱其為端州郡伯，密之畫跋則稱為朱子暇太守。蓋其時已由同知晉陞知府也。（《小腆紀年》卷一三，瞿式耜奉桂王監國肇慶，預其議者有知府朱治憫可証。）

瞿帥新正十日詩，其前一首為《己丑元旦和方密之見投原韻》，知此新正為己丑，即永曆三年。再前臘月廿五日一首應是永曆二年戊子。題云遊靖邸及叨王宴，此靖王即靖江王亨歆。《小腆紀傳》卷九：「亨歆為靖江王亨嘉兄弟行。永曆元年冬十二月，自象州返蹕桂林，亨歆偕留守瞿式耜迎于郊。四年冬十一月，桂林破，亨歆棄城走。」與式耜同駐桂林之靖王當是此人。朱治憫、方密之均同遊靖王官邸，事在永曆二年冬。由瞿《集》知朱治憫自永曆元年丁亥正月李成棟破肇慶後，至二年戊子正月，實在桂林，與瞿帥及方密之輩時有文酒之會，此可補徐巖《紀傳》之缺畧。治憫詩不沿時習，其《得家報知敵廬已賣》五律句云：「歌哭今無地，琴尊別有鄰。庭梅應為我，望絕嶺南春。」悱惻動人。《有學集》九有《夏日偕朱子暇憩耦耕堂次子暇訪孟陽韻》三首，治憫與錢謙益、程嘉燧亦詩友也。密之為其作畫，題隆武改元春，按清順治二年乙酉（1645）閏六月二十七日丁未，唐王即位于福州，稱號隆武。其春當是翌年丙戌，乃順治三年，亦即隆武二年，時桂王尚未立，故署唐王隆武年號。（《小腆紀年》一四方以智《傳》云：「南都馬、阮當國，歎曰：是尚可為邪！褫衣散髮，賣藥五嶺間。隆武召之不赴。」）

### （三）為瞿稼軒題畫

石田恒取董、巨、子久以入梅花，成其蒼古。此卷獨做雲林。皴山磊落，都似礬

山，不點一苔，而以墨沙襯其下。回渚層折，枯樹離離，又造一鬱秀深澹之境。稼軒老伯撫粵，而攜此以遊，其胸中之瀟灑何如耶？范石湖言桂林山峯萃立，為天下最，恨不令石田見之，必更別創一奇。時與朱子暇、林六長、徐巢友同觀。年家子方以智。

(四) 又《春溪圖》

石田欲顯春溪，不復設色，夾岸作翹起蒲楊，間以桃樹，焦點作花，而春色爛然矣。老手賣弄，以意為之，奇哉！

(五) 為子暇跋小米《雲山》

米元暉《湖山烟雨圖》。有廬山黃石翁，是其妹夫李坦，以澄心紙屬之者。林樹遠近，淡、積、焦、破，靜對當自識也。往見鞏鴻圖得《楚山清曉》，有朱子、洪适、尤袤、錢端禮諸人題識，正自難知。侍郎自題。夜雨霽後，曉烟初泮，此更得之，今日覲面，何可容易！

(六) 為徐巢友畫

太白祠前詩，一醉古人去。在此久聞之，七星巖乃遇。且作百仞峯，筆乾起雲霧。三面石臨江，破廟欹松樹。請君放開兩峨眉。可是采石當年句。巢友曰：住。

徐巢友名穎，浙江海鹽人，魏憲編《詩持》二集卷一顧與治詩，《喜黃若木、楊龍友、徐巢友過飲竟日》五古一首。（亦見《金陵叢書》本《顧與治詩集》卷一）謂「徐子五岳身，烟雲遲高翔。」巢友原字渭友，嘗為僧。自楚歸，入茅山復為道士。讀澈《南來堂詩集》有《題松風瀑響圖送徐巢友十岳遊》，又有《次答徐渭友詩》。《列朝詩集》收其詩三首。《小傳》稱其出遊江南、燕、雒間，好談兵，後入閩、粵，不知所終。今從《浮山集》，知巢友於永曆初在桂林，與方密之同為瞿帥之座上客。巢友警句為人傳誦者，若「流水在門行處冷，斜陽銜樹望來空。」（見《炙硯瑣談》）真不食人間烟火語也。巢友於崇禎間曾為鄭元勳影園詠黃牡丹詩，見鄭氏刊《瑤華集》。釋道源有《題徐巢友玄洲詩》云：「聞之上古人，都不記寒暑。來者問以事，笑指花開處。」見《明詩綜》卷九二。

按密之此數首不繫年月，惟下一跋題戊子冬，可推知當是隆武二年丙戌以後至永曆二

年戊子冬以前所作。爲瞿稼軒題畫，末云時與朱子暇、林六長、徐巢友同觀，證以瞿《集》詩題《八月廿三日端州郡伯朱子暇邀同林六長、方密之、徐巢友遊七星巖》，當爲同時之事(或在戊子秋)。瞿式耜向以藏沈石田畫著聞於時。在常熟時，築室虞山之下曰東臬，極遊觀之勝。吳偉業《梅村詩話》稱其「酷嗜石田翁畫，購得數百卷，爲耕石軒藏之。」及在桂林殉節，梅村挽詩有「歸來耕石堂前夢，書畫平生結聚勞」之句。錢牧齋《有學集》四哭稼軒句「丹青搜白石，林履撰松圓。」自注「君好藏白石翁畫。」密之爲稼軒題跋謂其「撫粵攜此以遊」，是耕石軒藏畫，當日曾部分隨身挈帶至桂。密之所見石田作品，除做雲林者外，又有《春溪圖》，皆瞿家藏物。石田一生作畫甚夥，即瞿氏所得已有數百卷之數。此事近人言石田佚聞者罕能道及，故爲表出之。

密之又爲朱子暇跋小米《雲山圖》。此幀有宋代朱、洪、尤、錢等人題識，似即上海博物館所藏之《瀟湘白雲圖》。密之謂嘗見於鞏鴻圖處。鞏名永固，河北宛平人。官駙馬都尉。甲申城陷，全家縊死。查伊璜《國壽錄》卷一有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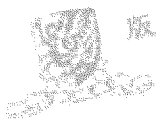
#### (七) 爲鑑在直指畫

別(吳)鑑在後，歷沅州天雷苗、貴州赤溪土司、武岡羅公洞口、大埠獠而至此，叙變詩後意不能已，因寫《重疊關山》以贈故人。直指掩門時，正堪壁上相對。戊子冬表兄方以智。

(八) 虞山一遊已作小序。瞿年伯更欲圖之。桂林山皆笏立，不沾寸土。山谷曰：「李成不生郭熙死，奈此百嶂千峯何？」愚強爲之，畧皴松頂石臺，其奇突插列者，悉以遠山染成，亦別一觀也。以智稟上。

#### (九) 黃臨鶴《林泉讀書圖》書其後

東日堂觀叔明所作《林泉讀書圖》，自題曰：「虎鬥龍爭萬事休，五湖明月一扁舟。綠簑衣上雪颼颼，雪月光中垂釣鈎。釣得鱸魚春酒熟，一縷青烟燃楚竹。蓬窗曉對洞庭山，七十二峯青似玉。」又題曰：「《邵氏聞見錄》：宋南渡後，汴京故老于廢園中飲，歌太白《秦樓月》一闕，坐中皆悲感，莫能仰視。良由此詞乃北方懷古，故遺老易垂泣也。余亦嘗填《憶秦娥》一闕，以道南方懷古之意。「花如雪，東風夜掃蘇堤月。蘇堤月，香銷南國，幾迴圓缺。錢塘江上潮聲歇。江邊楊柳誰攀折？誰攀折？西陵渡口，古今離別。」繇前觀之，太受用哉！繇後觀之，眞悲感矣！嗟乎！生死夙定，功名讀書，而享林泉，人生之至樂也！離別



不無，且看今日，在碧簪林立之處，爲鑑在臨此，亦非容易也。它日傍官軍還故鄉，扁舟自繇，丹青在此手矣。因抄其語，遂成長卷。戊子冬宓山愚道人識。

以上有二跋皆題永曆二年冬作。鑑在爲以智表弟。《明詩綜》卷七〇云：吳德操字鑑在，桐城人。由諸生仕至大理寺丞。有《北征草》、《過江集》。朱彝尊錄其《秋興》七律一首。《瞿忠宣集》卷八有《短歌贈吳鑑在》，不錄。此密之爲其作《重疊關山圖》，又爲臨王蒙《林泉讀書圖》。吳升《大觀錄》卷一七著錄王侯《林泉讀書圖》，前有「林泉讀書」四字篆書。古詩尚多「仙娃酒酣嬌睡足，雕胡炊飯斫鱸羹」二句，又「調古世寡和」五古一首，俱爲密之跋中所缺。《憶秦娥》詞亦畧有出入。《大觀錄》奪去「誰攀折」三字，可以據補。王蒙又有「花谿側」一闕，則爲密之跋中所刪者。

虞山之遊，據瞿《集》己丑新正十日招方密之、朱子暇等復遊虞山，此題所作《虞山圖》當在戊子間，必是初遊時所繪。自言其奇突挿列者，悉以遠山染成，惜密之桂林諸圖，世罕流傳。

爲鑑在作圖云歷沅州天雷苗、貴州赤溪土司，武岡羅公洞口、大埠猿而至此（按指桂林）。密之逍遙洞詩句：「天地一時小，惟餘谷口寬。」自注：在武岡之洞口。（《明詩綜》六九）蓋此時所作。考桂王監國肇慶，舊臣先後至者，方以智在其列。（《小腆紀年》順治三年十月十四日）及丁亥正月奔梧州在舟次，戶部尚書吳炳、宮詹方以智皆從。（《小腆》順治四年丁亥正月癸卯（是年二月丙子（初五日），徵前大學士王錫袞入閣，道阻不至，乃以翰林學士方以智爲東閣大學士。《小腆紀年》一四以智《傳》云：「是時以翰林學士知經筵，命入閣辦事，以智知不可爲，乃爲僧去。」（《南疆釋史》永明王紀事同）按爲僧乃在此之後。然密之被命而未就任，故同年二月丙戌（十五日），以禮部右侍郎吳炳兼東閣大學士。密之《浮山集·嶺外稿》有致吳閣老書，屢婉謝入閣之招。自注爲吳炳，可見其處境之艱。秋七月，清兵破常德、寶慶，辛卯（二十三日）桂王出奔，吳炳奉命扈世子走城步，爲清師所執，送衡州。炳不食，自盡于湘山寺。《順治實錄》卷三五（頁四一五），順治四年丁亥十一月丙戌，孔有德等奏報：永曆據武岡之役，清兵趨沅州……及貴州黎平府，僞岷王朱埏峻降。先後獲僞永曆太子朱爾璣。招降四十七員中，有僞內閣吳乘。按吳乘即吳炳之音訛。炳實自盡。（王夫之《永曆實錄》、瞿共美《東明聞見錄》則云逼之投誠）嗣修《明史》本傳，著其忠節。桂王自靖州如柳州、象州，瞿式耜屢疏請還蹕桂林，終於十二月己巳（初三日）至桂，式耜與靖江王亨歆郊迎、自是遠人始以桂林爲歸。是時爲丁亥之臘月也。瞿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集》卷八與方密之酬答之作，有《己丑（永曆三年，即順治六年）元旦和方密之見投》、《己丑夏六月，吾孫昌文航海而來抵桂林》、《別山張公（張同敞）、密之方公、道隱金公（金堡）贈詩附錄》、《庚寅（永曆四年）八月方密之相國四十初度，敬賦二律，申促其入朝，以慰聖眷》諸作。可見永曆三年至四年八月間，密之屢與瞿公往還，時尚未為僧也。密之於戊子（永曆二年）冬為吳鑑在寫《重疊關山》，所歷沅州至武岡，蓋當日必從桂王播遷，故追憶以成圖。

#### （十）為璠（瓊）王孫數筆

王孫引我遊獨秀峯，盤桓顏魯公洞，出坐花軒臨曲池，山百仞插水中，怡然樂之。因求我示筆法。二十年間，鄭千里告我以「法」，鄭超宗告我曰「熟」，楊龍友告我曰「鬆」，魏子一告我曰「埃、幹」，子視此數筆中具否？子生長此鄉，山水太奇嶮，石皆斧劈，不可下手，且以黃大癡寫之。宓山愚者記。

此篇不記年月，以遊獨秀峯知在桂林時作。文中自述平生作畫心得，多得之師友。鄭千里即鄭重，安徽歙縣人。錢謙益《有學集》四六有《題鄭千里畫冊》云：「丁南羽、鄭千里皆與余善，而篋中無一縑片素。今王君藏千里小圖百幅，裝褉標識卷帖精好。」鄭重蓋與丁雲鵬齊名。鄭超宗為鄭元勳字，休寧人，僑居揚州，能山水。崇禎十六年進士。王次回《疑雨集》卷四有《鄭超宗母七月七夕七旬初度》詩。元勳著《影園詩文集》，所居影園在揚州城南，董其昌為題額。明季勝流過廣陵者必造訪之。黎遂球曾為影園中黃牡丹題句。（詳《藝林叢錄》七，沈意之《影園遺事》）元勳以崇禎十七年殉難。（張雲章撰超宗傳）其畫蹟現存蘇州博物館藏臨沈石田山水紙本，崇禎四年辛未所繪，筆意澹遠，董其昌題識，推許備至。（見該館《藏畫集》）元勳畫極罕觀，畫論則見密之所引，尤為難得。其畫說又見於《藥地炮莊·齊物論》下引：「超宗曰：畫與法化，筆筆是空。愚曰：看見莊生畫風，又來畫夢麼？」風和夢皆可入畫，是非有悟于筆筆是空，烏能辦到？李日華《學桃軒雜綴》二論「畫中有天地。畫中之天，即是空處，空處豈能著力。」此可與鄭超宗說互相證發。密之於超宗得一「熟」字，惟熟而後能畫與法化，不用著力。楊龍友即楊文驄，龍友於崇禎元年遊天台雁蕩，哀所得詩文圖畫，題曰《山水移》。時年才三十三。（《黔詩紀畧》）周亮工稱其善用墨，初為華亭學博，從董文敏，精畫理。（《讀畫錄》）其與董玄宰《論筆墨詩》云：「惜墨不在墨，要知先惜水，苦心不問手，對鏡豈謀紙。看君潑墨時，濃淡皆有理。毫端噓董、巨，硯池活范、李。滴滴生氣飛，尺幅幾千里。」可見造詣之深。密之得其「鬆」

字，證以《畫禪室隨筆》稱其所作《台蕩》等圖，「有宋人之骨力，去其結；有元人之風韻，去其佻。」宋人之失在結，龍友能去其結，即能鬆矣。龍友山水，論者謂其「氣格頗似黃大癡」。（邢昉《石臼集·觀楊龍友畫山水冊子》、《明詩紀事》辛籤）密之與龍友熟稔。杜濬《變雅堂集》有《夜坐方密之署論詩，有懷楊龍友、范仲闇（文光）、李舒章（雯）》，句云：「黔蜀波瀾老，雲間體製深。」上句即指龍友，以其為黔人。可見密之與龍友投契已久。魏子一即魏學濂。《明詩綜》卷六九：「學濂字子一，嘉善人。崇禎癸未進士，有《後藏密齋詩藁》。」（《詩綜》選二首）卒年才卅七。《通雅·畫概》引魏子一語曰：「畫法，幹與埃耳。古人讀萬卷行萬里，乃有此奇俊拔俗之胸。」此言埃幹，說正相符。《明詩綜》卷八一：「嘉善魏廷薦有詩題曰：家子一畫《淵明采菊圖》見貽戲作。」子一作畫，志在復古。其畫說詳見續記。

#### （十一）不改居默記引

不改居者，余流離南楚西粵所作之行鄣也。兵燹之間，所過離落，陋巷穿敗，設此鄣之。未堪宗茂深蘇門之圖，聊當扈伯重甌軻之厨而已。既已堅坐不起，苟有饗殮，長日無事，獠獠雜處，構書為難。自北變以來，一字都失，時復記父師之訓，半生之一得，豈曰三篋不遺，抑亦元禮警觀省覽之好也。永曆己丑涂月，愚道人方以智識于平西山中。

此行障或為畫屏，文作于永曆三年己丑十二月，時在平樂。翌歲永曆四年庚寅（順治七年）十一月甲寅（初四日），清師克桂林，瞿式耜殉難。《小腆紀傳》卷二八式耜《傳》云：「其孫昌文走山中，叛將王陳策挾之至梧州。大學士方以智時為僧于大雄寺，言於我鎮將馬蛟麟曰：瞿閣部精忠，古今無兩。其長孫來，汝以德綬之，義聲重於天下。」瞿昌文即撰《粵行紀事》者。（《紀事》卷二云：「并紀文自家泛海入粵艱難險阻狀，為《粵行小紀》，一時張司馬同啟，方中堂以智，吳廷尉德操輩贈詩成帙。」按方密之及吳鑑在贈詩均載《瞿忠宣集》中。）又同書卷五五嚴煒傳：「見時事日非，隱平樂之回仙洞。庚寅冬，王帥克桂林，下平樂，跡前大學士方以智、庶吉士錢秉鑑于其家，不可得，則縛煒掠之。我大帥馬蛟麟諭之降不可，……聽其以僧終。」煒字伯玉，嚴訥之孫。《靜志居詩話》謂其晚移家隱粵西獠人洞。密之之在平樂不改居，亦與獠獠雜處。《肇慶府志》卷二〇《流寓》引《德慶州志》：「李賊入京，以智孤蹤，避亂德慶，後為僧，號無可上人。」密之癸巳年作《象環寤記》云：「十年轉側苗峒，不敢一日班行。」蓋輒轉于粵桂山中，為時甚久。其平樂所居，不免為清兵所踪

跡，逃禪殆始于是時。《浮山集·嶺外藁》錄諸畫題跋，起隆武改元春，訖己丑涂月，即隆武二年至永曆三年，流轉西南，兵慌馬亂中，猶吟詩作畫不稍輟。其逃禪當在庚寅十一月清兵入桂林之後，其當庚寅辛卯之交乎？施閏章稱其初為僧於梧州大雄寺。翌年壬辰（順治九年）春三月，閏章奉使廣西，與密之定交於雲蓋寺，遂同歸抵廬山（見余教授書中施撰《無可大師六十序》及《浮山吟》自注）。自是以後，遂不復至兩粵矣。此若干畫論均見於《嶺外藁》，亦粵中南明時期之重要文獻，不特有裨於畫史而已。

按密之初期為僧之事，瞿昌文《粵行紀事》述之最詳，其書卷三云：

（辛卯春二月）至（隸陽朔興平徭峒）之翦刀源，已二月十二日矣，……是日垂暮，入深山數里，至木皮樓，晤劉司馬遠生、劉宮詹湘客……兩劉君結茅處，所居山最深且險。……時方中堂以智為僧於梧州冰井寺，遣一械適至，啓視之，草書二語曰：方賦野田黃雀行，雲中之鴻宜冥冥。三月初二日忽有家人自梧訪至，出故交馬鎮蛟麟札，招文往見。……于是初五日告別二劉君、（王）方谷。初十日，至梧，先叩冰井寺晤行遠，行遠即方中堂染衣法名也。先是仲叔元鎬從梧趨桂，文託秋屋伴行。……溯流泊象棋灘，聞桂林陷，棄舟入昭平仙迴峒。與方公遇。叔急欲赴省，方公及秋屋力止之，不從，竟孤身出山，取道永安，卒為亂兵所害。……既而方公捐妻子，披緇出家，名行遠、號無可，同秋屋出見馬鎮於梧。秋屋旋護方夫人暨其幼子還桐城，而行遠留梧，馬鎮大重之。……五月初二日，辭馬公，面領路符，馬公贈行資百金，再拜受之。放舟大雄寺別行遠而行。……（《知不足齋叢書》本）

此段最堪注意者，為密之初披緇時，法名行遠，無可則其號耳。「行遠」一名，向所未詳，宜為表彰。又密之初為僧，乃在梧州之冰井寺，與梧州馬鎮蛟麟甚相得，先遣秋屋護其夫人及幼子返桐城。秋屋趙姓名延年，即與瞿昌文同策南行者也。密之與昌文仲叔相值于昭平之仙迴峒，此則其流寓平樂地名之可考者，《小腆》嚴煒《傳》作回仙洞。

密之在嶺南與交好者有金堡，後皈依天然和尚，法號澹歸。有集曰《徧行堂》。亦能倚聲，自言「庚寅（永曆四年）梧州詔獄中，作詞數闕，方密之見而稱之，後絕不作。至庚戌復作。」是澹歸填詞，乃得密之之鼓勵。金堡蓋與密之同登崇禎十三年進士也。《徧行堂集》卷一六有《題藥地大師畫冊》云：

思孝來嶺表，喜此重晤。出藥地大師畫共觀之。師得慧解脫，不離筆墨遊，獻而

作佛事，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無有與之匹者。……天下老和尚舌頭，與此一幅相去多少？閻立本垂戒後世，王摩詰追溯前身，若到藥地門下，各與三十拄杖。

又《續集》卷九《題藥地和尚手蹟後》云：

新安方君望子曾及藥地和尚之門。襲其手蹟成一冊，首以畫，終以論易。請序之書，書即畫，畫即易，以為不足盡易，何處非易？以為足以盡易，何處是易？祇如望子欲見康流，康流已不可得，欲復藥地，藥地已不可得，有冊子寫到處，即有冊子寫不到處。寫不到處，冊子上見；寫到處，冊子上不見，一點一畫，全用全不用，更說箇全勿用、全用，早是畫蛇添足耳。

按方望子即方熊，著《文章緣起補注》。（邵武徐氏刊本）錢牧齋《有學集》一三《答新安方望子投詩枉訪》一律，又卷二〇有《新安方氏伯仲詩序》記望子奉乳山之教，以詩道相叩擊。且屬序其弟寶臣《岫園詩》。此為望子之事蹟。

又澹歸題藥地畫二則云：

所已遊者，以意遊之，意中有畫；所未遊者，以畫遊之，畫中有意。藥地和尚作此補足。力之不逮，尺幅以內，萬里為遙，我攝此身，如一微塵。峯迴溪轉，步步踏到，太似目鍵連，追佛音聲，過無數世界，向人家鉢盂沿上疾走。藥地畫，妙絕時人。我不識得，如何說得？譬如拍着生盲人，問天台、雁蕩景物，渠生長彼中，不好說箇不知，只道得一句妙絕。帶累問者，失卻一隻眼，且收起著。

觀此，知密之在粵時，作畫不少。梁佩蘭亦有《題藥地愚者畫石序》，稱其「以焦筆寫畫，奇峭生動，如公峻節，非人所能及。」（《六瑩堂二集》）澹歸論「意中有畫」與「畫中有意」，此為以「意」遊之與以「畫」遊之之區別，而以未遊者補足已遊者，此畫家之伎倆，正與道通而為一。《續集》跋云「欲復藥地，藥地已不可得。」當作于康熙十年密之去世之後矣。

密之之在廬山也，亦以畫自適。《讀書錄》引施尚白（閩章）云：「余昔同無道人自蒼梧底廬山，見其乘輿作畫，多用禿筆，不求甚似。嘗戲示人曰：若猜此何物，此正無道人得處也。」廬山所在，「大壑雄峯」，無非畫稿詩料。陳允衡於吉水修撰劉同升《廬山三石梁記》下註云：「廬山三石梁，方屬傳疑，近無可禪師寄劉孝則（按即同升

字)先生遊記示衡，系以詩，乃知果有三石梁，特其地險絕，世之人憚於登頓耳。予既錄出附《山志》中，因和韻。」(《廬山志》卷一四。允衡詩，參《江西詩徵》)屈大均《翁山詩外》有《越中寄廬山無可禪師》七律，又《登秦望山酬廬山無可大師》七古。(汪宗衍《屈翁山年譜》)是密之雖棲身方外，仍酬唱不輟。

密之《東西均記》末題「歲陽玄默，執除支連，嚶嚶子識，五老峯顛。」蓋成書于永曆六年壬辰(順治九年)。又其《象環寤記》下註「癸巳入關筆」，在其翌年(順治十年)。此一名著即成稿于廬峯之上。密之從覺浪道盛披剃，《象環寤記》中之杖者即覺浪也，其說：「莊子與孟子、屈子三人同時鼎足，扇掃大成(孔子)藥肆者也。」又云：「總爲三教聖人聲冤。」「三教自療，療者自明。」此類三教會通之說，乃明人之氣習。澹歸《徧行堂集·續集》卷八題《三教論議圖》云：「三教聖人伎倆，或嘿或語。不嘿不語，全成負墮，若總是負墮，落得論議，莫將六合內外，打成兩截。」云云。三教自宋以來即有作爲圖繪題材，澹歸以偈語題讚，亦明季三教說之珍聞也。

密之與笑峰同及覺浪之門。覺浪閩人，住金陵天界寺，亦能詩。《明詩綜》九二錄其《浴龍池》一絕。笑峰即江寧倪嘉慶，字篤之。甲申後爲僧，名函潛又名大然，字笑峰，有《靈潭集》。(見《明詩綜》卷六六、《明詩紀事》辛籤一八)笑峯在青原時，創爲《山志》，密之踵成之。《愚山文集》卷二《青原山志序》記其始末甚悉。施閩章言密之初入青原，爲笑公掃塔，旋去之廩山。錢秉鐙(欽光)有《寄藥地無可師》五古云：「言念藥地翁，一身棲廩山。廩山在何許？草屋八九間。江右土氣薄，況經兵燹殘。……又聞終歲病，鬚鬢不復斑。豈徒無與侶，枯淡恐無歡。」此述密之在廩山蒲團生活之實況。廩山寺在新城縣北，詳余教授書《青原駐錫考》。

密之居廩山，始撰《炮莊》，在青原而書成，蕭孟昉伯升爲之鐫板。密之既邃于畫理，其所撰著，抉發理窟，每假畫爲喻。《炮莊》書中引檀與齋曰：「畫家不善畫空，千古缺處也。畫是醒時作夢。」是畫家乃白日作夢者流，想入非非，語妙天下。茲試拈《炮莊逍遙遊》中以畫取譬之倩語。「漆園費盡淵藻，菁深澤墨，止畫得一幅藐姑射山，與後世聞道發興耳。忽然風起，山樹花落，魚躍水上，黃鸝飛去。因與寓公咏倪文正句曰：溪流中有佛，鳥寂後無詩。」此段以畫爲說理之助，更增奇趣，別闢蹊徑，非工於畫者，安有此等筆墨？與齋即查伊璜也。

密之高節，向爲人所稱道。張鑑《冬青館乙集》漏霜和尚(即董說)《苔帚圖》跋云：「此則無錫張雲岩有譽，桐城方無可以智亦皆染衣處晦，抱節山薇，抽身火宅之中，匿影金沙之側。」有譽字誰譽，江陰人。戶部尚書，晚爲僧，居蘇州靈巖。見《明

詩綜》卷六六。周亮工《賴古堂集》卷二二《題與然大師畫冊》云：「與然岩棲谷汲，縛茅於人跡罕至地，顏曰懸溪庵。……同時宰官化為僧者，同里倪篤之（即嘉慶笑峰）、武林金道隱（即金堡澹歸）、龍眠方密之，三公皆有盛名于時；而公沒與草木腐。」與然即孫無修，江寧人，工畫梅，漸江一水一石，即脫胎于彼云。

由《嶺外集》諸跋，知密之於王蒙黃子久均用力甚深。姜紹書《無聲詩史》云：「密之山水，得元人派，淡烟點染，筆入三昧。」殆非溢美之語。惜其畫蹟流落人間，正如泰山一毫芒。黎媿曾有《題于慧男集藥地老人畫幀》七古，（《託素齋集》）慧男名藻，大興人。康熙初廬陵縣令，密之主青原，蓋出其請，此畫幀為其所集，足見當日對密之繪畫之愛好，大有其人。《晚晴簃詩匯》卷一九五《雪橋詩話》：「余藏有藥地及朝宗畫山水各一軸，藥地題云：本有參天勢，其如冰雪寒。石奇原是伴，地險亦能安。根到九泉曲，才支大厦難。槁松尚偃折，莫惜一身殘。朝宗題云：江柳依依江草齊，亂山無語送斜暉。幽人夜把孤蓬去，滿載一船春色歸。」楊鍾羲收藏，四公子而得其二，可稱雙璧，侯朝宗之畫尤難得者矣。王士禛《感舊集》釋宏智（即密之）《跋清明上河圖》七絕云：「誰託西湖憶汴州，莫同山市屋為樓。珍藏自惜良工苦，何似《楞嚴》掌上收。」《清明上河圖》傳本至夥，不知密之所見者為何幅，沈痛之言，故國之思，寥寥數語，亦畫論之鱗爪，故錄之，以殿我篇。

附記：南服緇流，明亡而後，聲氣猶時相通。密之之卒，住廣州之大汕石濂有《挽藥地和尚五古》云：「……血性成佛性，渾化到無依。無依歸大寂，見聞皆哽咽。……」詩前有小引，文甚長。畧謂：「藥地法兄夙培血性如金剛，故能入此危險火宅。……惜乎辛亥秋入，風波中乘，無爭三昧，倏然脫去。令子田伯以靈骨遷葬浮山，爰作短章，以當執紼。」（《離六堂集》卷二）可揣知密之實遭意外。其死因，曾青藜為石濂上人《詩序》，畧云：「往余與無可大師遊，得參天界浪丈人（指天界寺覺浪道盛），聽其言論，無一不歸之忠孝，故其門下士，半皆文章節義魁奇磊落之人。……吾聞靈澈以詩遊京師，緇流造蜚語，激動中貴人，由是得罪。無可大師亦以文字幾罹不測。」（《六松堂文集》卷一二，亦見《嶺南畫徵畧·校記》引）曾氏嘗及無可之門，謂其「幾罹不測」，蓋以文字得禍。

陳名夏有《五子詠》，蓋效顏延年之《五君詠》。五子者滇南唐大來、桐城方密之、沛縣閻古古、吳江沈元子、滇南蒼雪。以密之與蒼雪（中峯）并列。詩云：「方生天下士，踔厲青雲端。獨袂揮眾言，河漢下飛湍。宣籟匹金石，文陸相盤桓。一朝

黃鵠舉，流盼傷羽翰。」（《清詩匯》二二）吳梅村《詩話》舉蒼雪贈方密之中聯云：「山中久不見神駿，世上人多好畫龍。」蓋與密之亦為方外知好。此詩見讀澈《南來堂集》卷三，時寓虎丘。讀澈集二又有同陳百史方密之分韻懷滇中唐大來。百史即陳名夏，大來即擔當和尚也。名夏與密之則為姻親，名夏第三女舜英適方中通，撰《文閣詩選》一卷，有《粵難作夫子被羈》一首，（見《清詩紀事》頁一三三）指中通在桐城就逮事。名夏詠密之，不及其方外之事，無從置論。密之同鄉桐城馬之瑛（正誼），崇禎庚辰進士，入清官兵部主事，有《答無可詩》一首云：「軍府迎降先署狀，仰視飛鴻劇惆悵。彥回名士壽偏多，子卿足下歸無恙。故國千峯可寄家，兜鍪原不妒袈裟。金陵舊恨空沈鎖，宰相新隄自築沙。國成誰秉邦畿析，黨禍亦由君子激。林宗何必獨仙舟，寶碩誰能共複壁。烽烟幾載歷江湖，萬死全憑佛力扶。游子尚堪依母隱，仇人俱已伏天誅。素心自指井中水，任是波瀾風不起。入社何妨有白衣，誤人不信皆青史。……」（《清詩匯》二一）所指事頗為隱晦。按瞿式耜《庚寅壽密之相國四十初度》，其被命東閣，未屆不惑，方在盛年。密之卒於康熙十年，年六十一，此詩言「壽偏多」則或指晚歲。詩中之事尚待詳考。

營救密之之蕭伯昉，據陳子升贈詩云：「藏書自秘誰看得，聞說高僧同一樓。」（《明詩紀事》辛籤）高僧當指密之。又子升寄無可五律：「平生皖城友，當世白蓮師。」子升，子壯弟。桂王都肇慶時兵科右給事中，晚入廬山，亦能畫。與密之素有交往。拙作《陳之升與方以智》另詳之。（見《清華學報》新十第二期）其述孟昉與密之同住一樓，當指其居春浮園也。孟昉於康熙戊午繫獄，實與密之無涉。劉獻廷《廣陽雜記》二，記其「富可敵國，應接四方之士。彭躬庵每過其家。後因韓大任在吉安應接其糧餉，遂老於囹圄。」是其繫獄乃因韓大任事件，非緣密之可見。以上數事，非本題範圍所及，惟為余教授書中所未詳，故附記之。

王培孫註《南來堂集》引《龍眠風雅》云：（密之）既南奔，值仇愬柄國，遂流離嶺表，十召不受宰相。庚寅披緇為僧。粵破被繫，環以白刃終不屈。晚遭患難，談笑自若，卒于萬安，臨終與門人講道，語不及世事，惟以未卒業諸書，命少子中履踵成之，風雨大至，遂暝。……所著凡數百卷，詩文奏議喪亂後多散佚。諸子搜求之四方，編成四十卷，分前集、後集、別集，總名之曰《浮山全集》行世。」記密之死事，甚為駭括，且確定其為僧，在於庚寅，即順治七年。又稱《浮山集》計分前後別三集，今海外得見到祇有《前集》而已，則其畫論可鈎索者，應不止于此矣。

1973年8月初稿于星洲。

## 續記

關於密之畫迹，尚有可記者：陸心源《穠梨館過眼錄》卷三四著錄，方密之仿黃子久軸（歸安李氏藏）。有詩及自題云：

石橋駐馬問田翁。一塢深深隔樹東。帝子閣前沙似粟，堃神祠下路如弓。疎松古  
澗風微動，細草陰崖雪半融。回望紅塵才數里，不知身在亂山中。己卯四月十  
日，定甫約遊東山，盡一日之興，歸而寫此，略似黃子久，定甫以爲然否？密之  
方以智。

按己卯即崇禎十二年也。

密之又有《意在筆先圖》，其題識云：「畫在法中，意在筆外。莫謂大癡恁麼作  
恠。壬辰冬日藥地頭陀寫。」見《支那名畫寶鑑》、《宋元明名畫大觀》四〇五。壬辰  
即順治九年。

顧文彬《過雲樓書畫記》卷五有「藥地禪師書畫禪冊」，內書東坡詩九番，畫山水  
奇石十一番，欸署愚者。其山水六幀有自題云：

「屏山引退之爲盧大使舞，端叔嘸東坡將錯就錯，毋乃近之。愚者曰：禿筆自乘  
其勢耳，解衣盤礴裸，當觀其意。」又云「有時雷碾而敦龐若璞，有時娟秀而寒  
芒刺人，毫毛鍼鋒，具何思力而能若是乎？愚者曰：明牕睡足起來且得一笑。」  
又云「削鐵師關仝，蟹鉗師浩然，猶是牝牡驪黃相馬耳；別有蕭條難寫之致，隨  
分露一毫頭，因作洛下聲。曰：不亦說乎！」

顧氏曰：

施《愚山集·无可大師六十序》所謂「片語單辭無非大道」也。又有《浮山吟》  
云「浮山一片雲，飛落蒼梧野。」自注「藥公家浮山。」迺知冊中鈐「浮山智」，  
及「愚者」小印，其自署愚者，仍從未出家時名以智取義，樂操土風，不忘舊也。

密之又有《江天曉霧圖》，盧前嘗爲題詞，見《詞學季刊》第二卷第四期。

魏子一論畫，見解甚新。前文所舉以外，頃又檢得二事。顧氏過雲樓藏有魏學濂仿  
宋元八家冊小幅。其《藏畫記》卷五云：





圖一 利氏北山堂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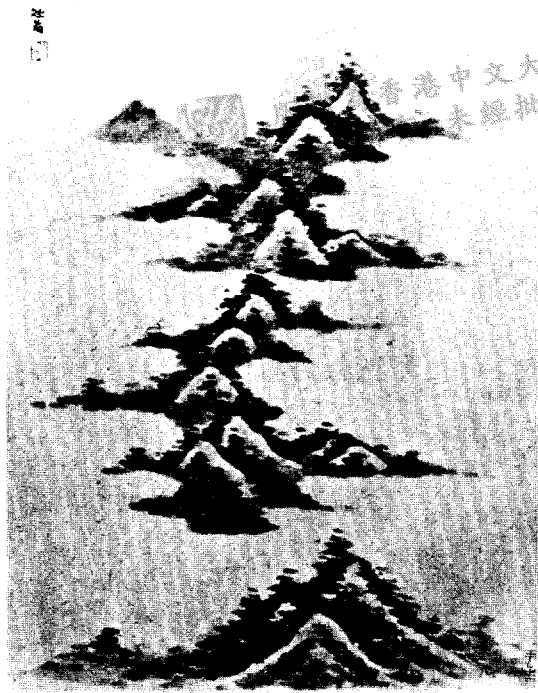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所有 未經批准 翻印



截劉仁在石室為街  
 平其為落松千人持地  
 為中峰 拓出扶面甚  
 危一石

先叔祖文忠公諱以智字處之邦  
 史公前明崇禎庚辰歲五旬冠有賦  
 名與實聞陳子龍授子家久復社  
 諸公皆以解衣在野相推而韓炳  
 時外道公相楚行時相被逮下獄具  
 疏請代公稱其孝寬明白中中制  
 有以忠節國運及解履春出世外  
 曾被禁環以白刃終不屈吸力進  
 述其履歷原詞紀遊台稱數可大  
 師史跡榮地登遠意難致笑月  
 如年子第老節英海渡所昔  
 有通經乾茲物理小識滿前子  
 山海文集數十種行世世又志  
 江字長先生官稱為四真子云  
 蓋項真子子真志深真子子真  
 佛祖也此陽子為瑞中春秋白  
 實先未作此筆墨高古絕倫風  
 之在山得與不朽六年矣矣  
 康熙壬午秋日  
 破法邑汪誌

圖二 何氏至樂樓藏。



圖三 鄭德坤先生木扉藏。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山中無事偶  
隨天筆寫  
其韻乃家也  
因寄此  
如年道天  
畫德坤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四 鄭德坤先生木扉藏。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五 法國 J. P. Dubose 藏。

壬午夏為  
求玉凡寫 方以智



圖六 Prof. James Cahill 靜園齋藏。



(4)

為自言編一經究  
 難中甚年夕  
 義之為也非推者  
 日中接連十  
 事為之究之可  
 人語喧天地  
 似反何法也南  
 偏烟煙者脫  
 發然也深少  
 多涉古早連无  
 家何用之也

(5)

家何用之也  
 場中處十日  
 下言 華  
 披表其  
 是被故如作狂  
 高守其好致言  
 中流之  
 似反何大  
 法可寒自  
 律 表  
 法何用之也

(6)

秋。書。再。紛  
 首。再。悅。之  
 之。一。注。于。人  
 情。之。地。字。熱  
 之。之。海。似。漁。取  
 之。夜。流。性。好。隨  
 時。之。表。之。心。不。受  
 之。之。浮。學。生。在  
 之。之。之。雀。杜。惜  
 之。之。之。安。珊。地  
 之。之。之。拖。鐵。網。也。與。後

(7)

拖鐵網  
梅枝  
年  
神  
窮  
一  
當  
見  
此

(8)

吟  
梅  
任  
言  
情  
心  
用  
林  
一

(9)

進  
世  
木  
好  
在  
居  
步  
又  
半



……唐子畏、項孔彰、丁南羽者出，始稍稍規模宋賢，以復古為任，而魏子一集其大成，然已在明季矣。此冊小幅，仿河陽、令穰、元章、李唐，次以松雪、黃鶴、雲林、大癡，一一精楷對題。其略曰：「畫家務有主山，而枝節附之，是以堪輿為畫者也。此作岡嶺正側，迭為主客，風格高尚矣。」又曰：「著墨欲入紙裏。著色欲出紙外。積墨多不患其不入也，色稍潤，則滲矣；滲則失神，染則失痕。語云皮皴不欲丹青作畫肉也，然豈輕施薄設之謂哉？」又曰：「凡畫路者，水以沙分，山繇石辨。若陵寢壇廟之地，松柏列植，則望樹頂而知路矣。前人未之得也。」又曰：「有就一木一石而自為澹遠者，本近而支遠矣，本濃而支澹矣。用正鋒吮墨為之，全不許著焦破一點。」皆自抒心得，獨標真諦。如太史公談六家要旨，精當絕倫。而自題檢曰「古意難復。」蓋用趙文敏語。子一志在復古，故與文敏心源，息息相通。又其筆端有宋賢之穠麗而去其滯，有元賢之蒼雅而去其率。精鍊古厚，足為勝國末造大家。

《穠梨錄》卷三○錢棻（仲芳）山水冊有魏學濂題識云：

若夫繪事雖云小道，卻須寘邱壑胸坎中方許□筆，仲芳落落穆穆，十山五水，久具鬲間。觀其墨瀾墮處，所謂恕先在焉，呼之欲出，惡俗子亦復啾啾吮筆，真形穢矣。魏學濂識。

由上子一論畫意見，可窺一斑。顧文彬于子一之成就，推許備至。彼蓋主追古，深積力久，置山水于胸次，自然墨瀾墮處，合乎法度。「所謂恕先在焉」，即指郭忠恕也。子一為密之拈出「埃、幹」二字，初不易解。繼思埃訓塵埃（《說文》）。十渺為埃，十埃為塵，為小數名，殆指畫之細處。幹則為骨幹。子一稱「畫家務有主山，而枝節附之。」又云：「作岡嶺正側，迭為主客。」是打草稿時，先須區別賓主。畫中山有主峯，樹有主幹，主客既別，層次庶幾井然。又云：「有就一木一石，自為澹遠者，本近而支遠矣；本濃而支澹矣。」此則以濃為本，而澹為支，所以表其遠近；筆有濃澹，近遠分明。子一所謂「埃」與「幹」，以理推之，殆指細處、大處、乃至遠處、近處、澹處、濃處。埃者，至小毋忽，至微弗懈；幹者，立乎其大，以定主客。如是解釋，未知能合子一之本意否？書之以俟他日之論定焉。

密之論畫，尚有剩語，可從他書輯出者，《讀畫錄》楊龍友《傳》云：「釋無可曰：同輩墨妙，推龍友、超宗、子一，皆以蒼秀，出入古法，非復做雲間、毗陵，以儒

弱爲文澹也。」可與集中爲瓊王孫《題記》參證。又張爾唯（學會）《傳》無可題云：

雖有六法，而寫意本無一法。妙處無他，不落有無而已。世之目匠筆者，以其爲法所礙；其目文筆者，則又爲無礙所礙。此中關捩子，原須一一透過，然後青山白雲，得大自在。一種蒼秀，非人非天；不然者，境界雖奇，作家正未肯耳。然亦不可執定一樣見識，以印板畫譜，甲乙品題；倘有碎須彌乾蓬萊底漢，何妨更具空中五色，以粟米一毫，畫盡千世古今耶。（《讀畫錄》卷三）

此篇爲極重要文字，指出畫之妙處，須不落于有無兩邊，匠筆、文筆二者皆譏。匠筆礙于法，文筆礙于無法；礙于法者泥於形似，礙于無法者，又爲無礙所礙。是誠以《中論》之理入畫。周亮工於《無可傳》拈出其「禪機畫」，此則不啻爲「禪機畫論」矣。密之尚有《禪樂府》、《藥集》、《烏道吟存》等集，存於安徽，惜乎海外無由見到。（見《安徽文獻書目》）

密之在桂常與交往之朱治憫，亦爲畫家。《海虞畫苑略·游寓》云：「朱治憫，不知何許人，通相宅、相墓術，工金碧山水。嘗至半野堂，爲作畫，今邑中尚有流傳者。」治憫事蹟，已詳上文考證。

錢塘郝蓮《國朝詩選》（港大藏），鈔本第二冊戴明說有《題贈方密之畫》云：

爲尋山靜琴初到，但見雲深鶴亦遲。自信野人多懶況，近來畫外亦無詩。

郝書同冊方以智小傳，稱其「開法青原山，稱無可大師，晚年工畫。」蓋密之披剃後，移情于畫，晚歲益工，故戴氏稱其「近來畫外亦無詩」。明說詩畫兼工，所言自不誣也。

1975年2月于香港

方密之《和陶飲酒》前十首草書詩卷，絹本，王雪艇舊藏，現歸士林故宮博物院，有說明見江兆申文（《季刊》第八卷第三期），承惠貽照片，至深感竊。密之此卷古拙沈厚，其草書傳世甚罕，故附印於此，存其全豹，以供參考。方豪教授藏有《浮山後集》、《流離草》手改鈔本二冊，該《後集》已載此《和陶飲酒詩》，惟鈔本題下雙行小字曰「辛卯舍作」，又改爲「辛卯梧州冰舍作」。（見方氏著《方以智和陶手卷及全文》，民六三年《東方雜誌》一月份。）抄本詩前有小引，而不見於手卷，茲據方氏文

補錄如下：「論詩于陶，不必其飲酒二十首也。和者風其風耳。栗里如故，葛巾常着，豈非天乎？余雖不飲，倘然若醉。不飲非戒，亦非不戒，吾當爲淵明受雙非之戒。」按辛卯爲順治八年，據瞿昌文《粵行紀事》，密之初爲僧即在梧州冰井寺，冰舍殆指冰井寺之僧舍乎？和陶諸篇，卽是時所作者。冰舍一地，方文未詳，附爲指出如此。

關於吳鑑在德操事蹟，錢秉鐙《藏山閣文存》卷五有《吳廷尉鑑在傳》，書行誼甚詳。記其於「庚寅秋，乞假西上桂林，方閣學密之亦至。」彼與密之爲文酒之會，卽在此時；庚寅卽順治七年。又稱「庚寅冬，桂林陷，被繫不降，盡其所有以免。寄家孀中，身依梧州兵備道彭燠，吳氏戚也。」秉鐙集中與吳鑑在往還詩什甚多，茲不備記。（錢集有台灣文獻叢刊選印本。）鑑在爲桐城麻溪人，密之蓋其表兄也。

本文插圖，承高居翰、鄭德坤教授，故宮博物院，及法國P. Dubose，香港利榮森、何耀光諸先生分賜藏品照片，惠允刊布，特此誌謝。

同年九月又記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 Fang Yi-Chih's Theory on Painting

(A Summary)

JAO TSUNG-I

Fang Yi-Chih (1611–1671), a thinker and a compiler of Encyclopedia, is well known for his fantastic style of landscape painting. His work 浮山集 on prose at his earlier time before he became a monk is a very rare book which can only be obtained as a photo-copy from the Institute of Philology &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There are several colophons in 浮山集 which records his views on painting, his life of art during his exile at Kwantung & Kwangsi. He declared that he mastered some technical key-points in the achievement of his painting from his friends. These colophons, however, are undoubtedly quite valuable for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ainting.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attempts to interpret and analyse Fang's theory of painting, and presents a vivid account of his life and his friends connected with the colophons